

# 情史

中华藏典(二)名家藏书

十九

正 世 情

经 范 史

(上)

(下)

情

史

(下)

【明】

冯梦龙

辑评

# 卷二十 情鬼类

## 西 施

刘导,字仁成,沛国人,好学笃志,专勤经籍。慕晋关康,曾隐京口,与同志李士烟同宴。于时春江初霁,共叹金陵,皆伤兴废。俄闻松下有数女子笑声,乃见一青衣女童,立导之前,曰:“馆娃宫归路经此,闻君志道高闲,欲冀少留,愿从顾盼。”语讫,二女至,容质甚异,皆如仙者。衣红紫绢縠,馨香袭人,俱年二十馀。导与士烟,不觉起拜。谓曰:“人间下俗,何降神仙?”二女相视而笑,曰:“又尔轻言,愿从容以陈幽怪。”导揖就席,谓曰:“尘浊酒,不可以进。”二女笑曰:“既来叙会,敢不同觞。”衣红绢者,西施也。谓导曰:“适自广陵渡江而至,殆不能堪,深愿思饮。”衣素绢者,夷光也。谓导曰:“同宫姊妹,久旷深幽,与妾此行,盖为君子。”导谓夷光曰:“夫人之姊,固为导匹。”乃指士烟曰:“此夫人之偶也。”夷光大笑,而熟视之。西施曰:“李郎风仪,亦足闲畅。”夷光曰:“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。”合座喧笑,俱起就寝。临晓请去,尚未天明。西施谓导曰:“妾本浣纱之女,吴王之姬,君固知之矣。为越所迁,妾落他人之手。吴王歿后,复居故国。今吴王已薨,不作妾等。夷

光是越王之姬，越昔贡吴王者。妾与夷光相爱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同车。今者之行，实因缘会。”言讫惘然。导与士烟，深相感恨。闻京口晓钟，各执手曰：“后会无期。”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，夷光亦拆裙珠一双赠士烟。言讫，共乘宝车，去如风雨，音犹在耳，顷刻无迹。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。出《穷怪录》。

唐人小说载：王轩游西小江，泊舟苧萝川，感国色埋尘，怆然题诗于西施石曰：“岭上千峰秀，江边细草春。今逢浣纱石，不见浣纱人。”俄见一女子，振琉璃，扶石笋，低徊而谢曰：“妾是吴宫还越国，素衣千载无人识。当时心比金石坚，今日与君坚不得。”遂与轩嬲好。复有恨别之辞。后萧山郭凝素闻而慕之，亦往浣纱溪口，题诗于石，夜宿其旁，以伺灵会。既寐，则众鬼掷瓦砾，素惊而起。闻者莫不嗤笑。进士朱泽作诗嘲之云：“三春桃李本无言，苦被伤残鸟雀喧。借问乐邻效西子，何如郭素学王轩。”或言王轩乃吴王后身也，则安知刘导又非王轩之后身乎？又《艳异编》载莲塘美姬事，玩其歌词，亦似西子。此则邪鬼假托，未必真也。政和改元，七月之望，士人杨彦采、陆升之，载酒出游莲塘，舟回日夕，夜泊横桥下。月色明霁，酒各半醒。闻邻船有琵琶声，意其歌姬舟也，蹑而窥之。见灯下一姬，自弄弦索。二人径往见之，询其所由。答曰：“妾大都乐籍供奉女也。从人来游江南，值彼往云间收布，妾独处此候之，尚未回也。”二人命取舟中馐馐、肴核，就灯下同酌。姬举止闲雅，姿色媚丽。二人情动于中，稍挑谑之。姬亦不以为嫌。求其歌以侑觞，则曰：“妾近夕冒风，咽喉失音，不能奉命。”二人强之，乃曰：“近日游记西子陈迹，得古歌数首，敢奉清尘，不讶为荷。”凡一歌，侑饮一觞。歌曰：“风动荷花水殿

香,姑苏台上宴吴王。西施醉舞娇无力,笑倚东窗白玉床。’再歌曰:‘吴王旧国水烟空,香径无人兰叶红。春色似怜歌舞地,年年先发馆娃宫。’又曰:‘馆娃宫外似苏台,郁郁芊芊草不开。无风自偃君知否,西子裙裾拂过来。’又曰:‘半夜娃宫作战场,血腥犹杂宴时香。西施不及烧残烛,犹为君王泣数行。’又曰:‘春入长洲草又生,鸂鶒飞起少人行。年深不辨娃宫处,夜夜苏台空月明。’又曰:‘几多云树倚青冥,越焰烧来一片平。此地最应沾恨血,至今青草不匀生。’又曰:‘旧苑荒台杨柳新,菱歌清唱不胜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,曾照吴王宫里人。’彦采曰:‘歌韵悠柔,含悲耸恹,固云美矣。第西施乃亡人家国,妖艳之流,不足道也。愿更他曲,以涤尘抱,何幸如之!’姬更歌曰:‘家国兴亡来有以,吴人何苦怨西施?西施苦解亡吴国,越国亡来又是谁?’彦采曰:‘此言固是,然皆古人陈言,素所厌闻者。大都才人,四山五岳,精灵间气之所聚会,有何新声,倾耳一听。’又歌曰:‘家是红萝亭上仙,谪来尘世已多年。君心既逐东流水,却把无缘当有缘。’歌竟,掀篷揽衣跃入水中。彦采大惊,汗背而觉,一梦境也。寻升之共话,醉眠脚后,不能寝也。翌日,事传吴下。

## 昭 君

牛僧孺《周秦行记》云:余真元中,举进士落第,归宛叶间。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,将宿大安民舍。会暮,不能至。更十馀里,一道甚易。夜月始出。忽闻有异香气,因趋进。行不知远近,见火明,意谓庄家。更前驱,至一大宅,门庭若富豪家。黄

衣闾人曰：“郎君何至？”余答曰：“僧孺，姓牛。应进士落第往家。本往大安民舍，误道来此。”黄衣入告，少时出曰：“请郎君入。”余问谁氏宅，黄衣曰：“第进，无须问。”入十余门，至大殿，蔽以珠帘，有朱衣紫衣人百数，立阶陛间，左右唱拜。帘中语曰：“妾汉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庙，郎不当来，何辱至此？”余曰：“臣家宛下，将归失道，恐死豺虎，敢乞托命。”太后遣轴帘，避席曰：“妾故汉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。幸希简敬，便上殿来见。”太后着练衣，状貌瑰伟，不甚年高。劳余曰：“行役无苦乎？”召坐，食。顷间，殿内有笑声。太后曰：“今夜风月甚佳，遇有二女伴相寻，况又遇嘉宾，不可不成一会。”呼左右：“屈两娘子出见秀才。”良久，有女二人从中至，从者数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狭腰长面，多发不妆，衣青衣，仅可二十馀。太后曰：“高祖戚夫人。”余下拜。夫人亦拜。更一人柔肌稳身，貌舒态逸，光彩射远近，多服花绣，年低于太后。后曰：“此元帝王嬙。”余拜如戚夫人。王嬙复拜。各就坐。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：“迎杨家、潘家来。”久之，空中见五色云下，闻笑语声寢近。太后曰：“杨、潘至矣。”忽车音马迹相杂，罗绮焕耀，旁视不给。有二女子从云中下，余起立于侧。见前一人纤腰修眸，容甚丽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许。太后曰：“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”余即伏谒，拜如臣礼。太真曰：“妾得罪先帝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。设此礼，岂不虚乎？”不敢受，却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视，小质洁白，齿极卑，被宽博衣。太后曰：“齐潘淑妃。”余拜之如妃子。既而太后命进饌。少时，饌至。芳洁万端，皆不得名字，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。已更具酒，其器用尽如王者。太后语太真曰：“何久不来相看？”太真谨容对曰：“三郎数幸华清宫，扈从不得至。”太后又谓潘妃曰：“子亦不

来,何也?”潘妃匿笑不禁,不成对。太真视潘妃而对曰:“潘妃向玉奴(太真名)说,懊恼东昏侯疏狂,终日出猎,故不得时谒耳。”太后问余:“今天子为谁?”余对曰:“今皇帝先帝长子。”太真笑曰:“沈婆儿作天子也,大奇!”太后曰:“何如主?”余对曰:“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”太后曰:“然无嫌,但言之。”余曰:“民间传圣武。”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命进酒,加乐,乐妓皆少女子。酒环行数周,乐亦随辍。太后请戚夫人鼓琴,夫人约指以玉环,光照于座,引琴而鼓,声甚怨。太后曰:“牛秀才邂逅逆旅至此,诸娘子又偶相访,今无以尽平生欢。牛秀才固才士,盍各赋诗言志,不亦善乎?”遂各授于笺笔,逡巡,诗成。薄后诗曰:“月寝花宫得奉君,至今犹愧管夫人。汉家旧是笙歌处,烟草几经秋复春。”王嫱诗曰:“雪里穹庐不见春,汉衣虽旧泪痕新。如今最恨毛延寿,爱把丹青错画人。”戚夫人诗曰:“自别汉宫休楚舞,不能妆粉恨君王。无金岂得迎商叟,吕氏何曾畏木强。”太真诗曰:“金钗堕地别君王,红泪流珠满御床。云雨马嵬分散后,骊宫不复舞霓裳。”潘妃诗曰:“秋月春风几度归,江山犹是汉宫非。东昏旧作莲花地,空想会披金缕衣。”再三邀余作诗,余不得辞,遂应命作诗曰:“香风引到大罗天,月地云阶拜洞仙。尽道人间惆怅事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”别有善笛女子,短发丽服,貌甚美而多媚,潘妃偕来,太后以接坐居之。时令吹笛,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顾而问曰:“识此否?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,故潘妃与俱来。”太后因曰:“绿珠岂能无诗乎?”绿珠乃谢而作诗曰:“此日人非昔日人,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残翠碎花楼下,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”辞毕,酒既止。太后曰:“牛秀才远来,今夕谁人为伴?”戚夫人先起,辞曰:“如意长成,固不可,且不宜如此。”潘妃辞曰:“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,玉儿

不拟负他。”绿珠辞曰：“石卫尉性严忌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乱。”太后曰：“太真今朝先帝贵妃，不可言其他。”乃顾谓王嬙曰：“昭君始嫁呼韩单于，复为殊索若单于妇，固自困。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？昭君幸无辞！”昭君不对，低眉羞恨。俄各归休。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会将旦，侍人告起，昭君垂泣持别。忽闻外有太后命，遂出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还。”更索酒，酒再行已，戚夫人、潘妃、绿珠皆泣下。竟辞去。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，时始明矣。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，里人云：“去此十馀里，有薄后庙。”余却回望庙，荒毁不可入，非向者所见矣。余衣上香，经十馀日不歇。

相传是书本李赞皇门人韦瓘所撰，而嫁其名于牛相。赞皇又著论一篇，极词丑诋。曰：“太牢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，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。”又曰：“太牢以姓应讖文，屡有异志。”又曰：“太牢贬而复用，岂王者不死乎？”其意欲置之族灭。吁！朋党之偏，一至是乎！文宗览之，笑曰：“此必假名僧孺者。僧孺贞元中进士，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。”其事遂寝。文宗之明，何减汉昭也！

## 张贵妃 孔贵嫔

会昌中，进士颜浚下第，游广陵，遂之建业，赁小舟抵白沙。同载有青衣，年二十许，服饰古朴，言词清洒。浚揖之，问其姓氏，对曰：“幼芳，姓赵。”问其所适，曰：“亦之建业。”浚甚喜，每维舟，即买酒果，与之宴饮，多说陈隋间事，浚颇异之。

或谐谑,即正色敛衽不对。抵白沙,各迁舟航。青衣乃谢浚曰:“数日承君深顾,某陋拙,不足奉欢笑。然亦有一事,可以奉酬:中元必游瓦宫阁,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。况君风仪才调,亦甚相称,望不渝此约。至时某候于彼。”言讫,各登舟而去。

浚忘其言。中元日,来游瓦宫阁。士女阗咽。及登阁,果有美人从二女仆,皆双鬟而有媚态。美人倚栏独语,悲叹久之。浚注视不易,美人亦讶之。又曰:“幼芳之言,不谬矣。”使双鬟传语曰:“西廊有惠览阁梨院,则某旧门徒,君可至是。幼芳亦在彼。”浚喜甚,蹑其踪而去。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,浚逆与美人叙寒暄,言话竟日。僧进茶果。至暮,谓浚曰:“今日偶此登览,为惜高阁。病兹用功,不久毁除,故来一别,幸接欢笑。某家在清溪,颇多松月。室无他人,今夕必相过。某前往,可与幼芳后来。”浚然之。遂乘轩而去。

及夜,幼芳引浚前行,可数里而至。有青衣数辈,秉烛迎之。遂延入内室,与幼芳环坐。曰:“孔家娘子相邻。”使邀之,曰:“今夕偶有佳宾相访,愿因倾觞,以解烦愤。”少顷而至。遂延入,亦多说陈朝故事。浚因起白曰:“不审夫人复何姓第,颇贮疑讶。”答曰:“某即陈朝张贵妃。彼即孔贵嫔。居世之时,谬当后主采顾,宠幸之礼,有过妃嫔。不幸国亡,为杨广所杀。然此贼不仁何甚乎?刘禅、孙皓,岂无嫔御?独有斯人,行此冤暴。且一种亡国,我后主实即风流,诗酒追欢,琴尊取乐而已。不似杨广西筑长城,东征辽海,使天下男冤女旷,父寡子孤。途穷广陵,死于匹夫之手。亦上天降鉴,为我报仇耳。”孔贵嫔曰:“莫出此言。在座有人不欲闻。”美人大笑曰:“浑忘却。”浚曰:“何人不欲闻斯言耶?”幼芳曰:“某本江令公家嬖

者，后为贵妃侍儿。国亡之后，为隋宫御女，炀帝江都，为侍汤膳者。及兵乱，某入以身蔽帝，遂为所害。萧后怜其尽忠于主，因使殉葬。后改葬于雷唐侧，不得从焉。时至此谒贵妃耳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前说尽是闲事，不如命酒，略延曩日之欢耳。”遂命双鬟持乐器，洽饮。久之，贵妃题诗一章曰：“秋草荒台响夜蛩，白杨凋尽减悲风。彩笺曾擘斯江瑟，绮阁尘清玉树空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宝阁排云称望仙，五云高艳拥朝天。清溪犹有当时月，夜照琼花绽荷筵。”幼芳曰：“皓魄初圆恨翠蛾，繁华浓艳竟如何。两朝惟有长江水，依旧行人逝作波。”浚亦和曰：“箫管清吟怨丽华，秋江寒月绮寒斜。惭非后主题诗客，得见临春阁上花。”俄闻扣门曰：“江修容、何婕妤、袁昭仪来谒。”贵妃曰：“窃闻今夕佳宾幽会，不免辄窥盛筵。”俱艳其衣裾，明其珰珮而入坐。及见四篇，捧而泣曰：“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，又与新狎客题诗也。”顷之，闻鸡鸣，孔贵嫔等俱起，各辞去。浚与贵妃就寝，欲曙而起。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，曰：“异日睹物思人。昨宵值客多，未尽欢情，别日更当一小会。然须谕启幽府。”呜咽而别。浚翌日懵然若有所失。信宿，更寻曩日地，则近清溪，松桧邱墟。询之于人，乃陈朝宫人墓。渗惨恻而返。数月，阁因寺废而毁。后至广陵，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，果有宫人赵幼芳墓，因以酒奠之。

别载云：张贵妃死后，葬路傍。有人夜行，闻吟诗声云：“独卧经秋堕鬢蝉，白杨风起不成眠。追思昔日椒房宠，泪湿衣衫损旧颜。”次日阅之，乃一古冢。询访古老，始知为丽华墓也。丽华之不能忘情于地下也久矣！

## 卫 芳 华

延祐初,永嘉滕生名穆,年二十六。美风调,善吟咏,为众所推重。素闻临安山水之胜,思一游焉。甲寅岁科举,之绍兴,遂以乡书赴荐。至则侨居涌金门外,无日不往来于南北两山及湖上诸刹。灵隐、天竺、净慈、宝石之类,以至玉泉、虎跑、天龙、灵鹫、石屋之洞,冷泉之亭,幽涧深林,悬崖绝壁,足迹殆将遍焉。

七月之望,于曲院赏莲,因而宿湖,泊舟雷峰塔下。是夜,月色如昼、荷香满身,时闻大鱼跳踯于波间,宿鸟飞鸣于崖际。生已大醉,寝不能寐,披衣而起,延堤观望。行至聚景园,信步而入。时宋亡已四十年,园中台馆,如会芳殿、清辉阁、翠光亭,皆已颓毁,惟瑶津西轩岿然独存。生至轩下,凭栏少憩。俄见一美人先行,一侍女随之,自外而入,风鬟云鬓,绰约多姿,望之殆若神仙。生于轩下屏息以观其所为。美人言曰:“湖山如故,风景不殊。但时移世换,令人有《黍离》之悲尔。”行至园北太湖石畔,遂咏诗曰:“湖上园亭好,重来忆旧游。征歌调玉树,阅舞按梁州。径狭花迎辇,池深柳拂舟。昔人皆已没,谁与话风流?”生放逸者,初见其貌,已不能定情,及闻此作,技痒不可复禁。即于轩下续吟曰:“湖上园亭好,相逢绝代人。姮娥辞月殿,织女下天津。未会心中意,浑疑梦里身。愿吹邹子律,幽谷发阳春。”吟已,趋出赴之。美人亦不惊讶,但徐言曰:“固知郎君在此,特来寻访耳。”生问其姓名,美人曰:“妾弃人间已久,欲自陈叙,诚恐惊动郎君。”生闻此言,审其为

鬼亦无所惧。因问之，乃曰：“芳华，姓卫。故宋理宗朝宫人，年二十四而歿，殯此园之侧。今晚因往演福堂访贾贵妃，蒙延坐久，不觉归迟，致令郎君于此久待。”即命侍女曰：“翘翘可于舍中取园褥席酒果来，今夜月色如此，郎君又至，不可虚度。可便于此赏月也。”翘翘应命而去。须臾，携紫氍毹铺于中庭，设白玉碾花樽，碧琉璃盏，醪醴馨香，非世所有。与生谈谑笑咏，词旨清婉，复命翘翘歌以侑酒。翘翘请歌柳耆卿《望海潮》词，美人曰：“对新人不宜歌旧曲。”即于座上自制《木兰花慢》一阕，命翘翘歌之。曰：“记前朝旧事，曾此地、会神仙。向月地云阶，重携翠袖，来拾花钿。繁华总随流水，叹一场春梦杳难圆。废苑芙蓉润露，断堤杨柳摇烟。两峰南北只依然。辇路草芊芊。怅别馆离宫，烟销凤盖，波没龙船。平日银屏金屋，对残灯无焰夜如年。落日牛羊陇上，西风燕雀林边。”

歌毕，美人潸然垂泪。生以言慰解，仍微词挑之，即起谢曰：“殯谢之人，久为尘土。幸得奉事巾栉，虽死不朽。且郎君适间诗句，固已许之矣。愿吹邹子之律，而一发幽谷之春也。”生曰：“向者之诗，率口而出，实本无意。岂料便成讖语。”良久，月翳西垣，河倾东镇。即命翘翘撤席。夫人曰：“敝居僻陋，非郎君之所处。只此西轩可也。”遂携手而入，假寐轩下。交会之际，无异于人。将旦，挥涕而别。至昼往访于园侧，果有宋宫人卫芳华之墓。墓左一小丘，即翘翘所瘞也。生感叹逾时。迨暮，又赴西轩，则美人已先至矣。迎谓生曰：“日间感君相访，然而妾止卜其夜，未卜其昼。故不敢奉见。数日之后，当得无间尔。”自是则无夕不会。经旬之后，白昼亦见，生遂携归所寓安焉。已而生下第东归，美人愿随之去。生问：“翘翘何以不从？”曰：“妾既奉侍君子，旧宅无人，留其看守

尔。”生与之同归。乡里见视，姑给之曰：“娶于杭郡之良家。”众见其举止温柔，言词慧利，信且悦之。美人处生之室，奉长上以礼，待婢仆以恩，左右邻里俱得其欢心。且又勤于治家，洁于守己，虽中门之外，未尝轻出。众咸贺生得内助。

荏苒三岁，当丁巳年之初秋，生又治装赴浙省乡试，行有日矣。美人请于生曰：“临安，妾乡也。从君至此，已阅三秋，今愿侍偕行，以顾视翘翘。”生许诺。遂赁舟同载，直抵钱塘，僦屋以居。至之明日，适值七月之望。美人谓生曰：“三年前，曾于此夕与君相会，斯适当今日之期，欲与君同赴聚景，再续旧游。可乎？”生如其言，载酒而往。至晚，月上东垣，莲开南浦，露柳烟篁，动摇堤岸，宛然昔时之景。行至园前，则翘翘迎拜于路首。曰：“娘子陪侍郎君，邀游城郭，首尾数年，已极人间之欢。独不记念旧居乎？”三人入园，又至西轩而坐，美人忽垂泪告生曰：“感君不弃，得侍房帷，未遂深欢，又当永别。”生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妾本幽阴之质，久践阳明之世，甚非所宜。特以与君有宿世之缘，故冒犯律条，以相从尔。今而缘尽，自当奉辞。”生惊问曰：“然则何时？”对曰：“止在今夕尔。”生凄惋不已。美人曰：“妾非不欲终事君子，永奉欢娱。然而程命有限，不可逾越。若顾迟留，须当获戾，非止有损于妾，亦将不利于君。岂不见越娘之事乎？”生意稍悟，然亦悲伤感怆，彻晓不寐。及山寺钟鸣，水村鸡唱，急起与生为别，解所衔玉指环，系于生之衣带，曰：“异日见此，无忘旧情。”遂分袂而去。然犹频频回顾，良久始灭。生大恸而返。异日，具酒肴、焚楮镪于墓下。生作文以吊之，从此遂绝矣。生独居旅邸，如丧配偶，试期既迫，亦无心入院，惆怅而归。亲党问其故，始具述之。众咸叹异。生自是终身不娶，入雁荡山采药，遂不复还，不知所

终。

## 花丽春

天顺间，邹生师孟，字宗鲁，庆元县人。年二十一，丰姿韶秀，长于吟咏。素闻杭州山水之胜，遂令仆携囊以往。凡遇胜迹名山，琳宫梵宇，无不登临。又闻会稽天下奇观，策马往游，爱其秀丽，下马步行，进不知止。顷间，斜阳归岭，飞鸟争巢，天色将晡，退不及还。

正踟躇间，忽睹丛林中灯光外射，生意为庄农所居，疾趋至彼，则巍然巨室也。街衢整洁，松竹郁茂。俄一青衣童子，自内而出，邹生前揖之，因假宿焉。青衣入报，出致主母命，延入。遥望中堂，有少年美人，盛妆危坐，颜色如花。见生，降榻祇迎。相见之后，茶毕，酒继至。美人叩生乡贯姓名毕，生亦叩之。美人颦蹙曰：“妾本姓花，名丽春，临安人也。侨居此二百余年。先夫赵祺，表字咸淳，娶妾十年而卒。妾今寡居，曾设誓：有人能咏四季宫词称妾意者，不论门户，即与成婚。”杳无其人。不知先生能之乎？”生曰：“但恐拙笔，有污清听。”遂濡笔吟四艳云：“花开禁院日初晴，深锁长门白昼清。侧倚银屏春睡醒，绿杨枝上一声莺。”锁窗倦倚鬓云斜，粉汗凝香湿绛纱。宫禁日长人不到，笑将金剪剪榴花。”桂吐清香满凤楼，细腰消瘦不禁愁。朱门深闭金环冷，独步瑶阶看女牛。”“金炉添炭烛摇红，碎剪琼瑶乱舞风。紫禁孤眠长夜冷，自将锦被傍薰笼。”美人览毕，夸其敏妙。因曰：“妾不违誓，愿托终身。君亦不可异心。”生起致谢。已而夜静酒阑，入室就寝。

自是情好日密。每旦,令生居于宅内,不容出外。

将及一年,忽语生曰:“本期与君偕老,不料上天降罚,祸起萧墙。尽此一宵,明当永别。君宜速避。不然,祸且及君。”生固问之,美人终不肯言,但悲咽流涕而已。生以温言抚慰,复相欢狎。美人长叹,吟一律云:“倚玉偎香甫一年,团圆却又不团圆。怎消此夜将离恨,难续前生未了缘。艳质罄成兰蕙土,风流尽化绮罗烟。谁知大数明朝尽,人定如何可胜天?”次日黎明,美人急促生行,生再三留意,不胜悲怆。行未数里,忽然玄云蔽空,若失白昼。生急避林中。少顷,雷雨交作,霹雳一声,火光遍天。已而云散雨收,生复往其处视之,无复华屋,但见道旁古墓,为雷所震,骷髅震碎,中流鲜血。生大恐惧,急寻旧路回至寓所,询问乡人,曰:“此处闻有花丽春者,乃宋度宗妃嫔。其墓在此山之侧。”生因忆其言,所谓姓赵名祺,即度宗之讳。而咸淳,乃其纪年。又况宋之陵寝,俱在此山。自宋咸淳,至我朝天顺,实二百余年。其怪即此无疑矣。急治装具,回至庆元县,备以前事白之于人,众皆惊异。生感其情,不复再娶。后修炼出家,入天台山不返。

## 郑婉娥

洪武初,吴江沈韶,年弱冠,美姿容。诗学萨天锡,字学边伯京,皆为时辈所称许。尝和天锡《过嘉兴》诗韵题《吴中怀古》。天锡诗云:“七泽三江通甫里,杨柳芙蓉映湖水。阖门过去是盘门,半卷珠帘画楼里。蘼芜生遍鸳鸯沙,东风落尽棠梨花。馆娃香径走麋鹿,清夜鬼灯笼绛妙。三高祠下东流续,真

娘墓上风吹竹。西施去后屨廊倾,岁岁春深烧痕绿。'韶和云:“东南形胜繁华里,一片笙箫沸江水。小姬白苎制春衫,桂楫兰桡镜光里。舞台歌榭临鸥沙,粉墙半出櫻桃花。采香蝴蝶飞不去,扑落轻盈团扇纱。美歌子夜凭谁续,柳阴吹散柯亭竹。范蠡扁舟去不回,惟有春波照人绿。”他诗皆类比。然以家富不欲仕,人知其然,复利其贿,或欲举为孝廉,或欲保为生员,旁午纷纭,殊无宁日。韶虽不吝于财,实厌其挠,乃谋于妻兄张氏,欲远游以避之。

乃拉中表陈生、梁生,乘峨舸,载重资,遨游襄汉。次九江府,爱匡庐之秀,览彭蠡之清,留连郡郭,吊古寻幽。众稍讥之,韶不恤也。因叹曰:“吾侪幸家富年少,粗知文墨,兹行盍避人尔,岂能效王戎辈执牙筹屑屑计刀锥之利哉?”游益数。

偶秋雨新霁,水天一色。韶偕梁、陈二生,同访琵琶亭,吟白司马“芦花、枫叶”之篇,想京城女银瓶、铁骑之韵,引睇四望,徘徊久之。于时月明风细,人静夜深,方取酒共酌。闻月下仿佛有歌声,乍远乍近,或高或低,三人相顾错愕。梁生戏曰:“得非商妇解事乎?”韶曰:“尔时乐天尚须‘千叫万唤’,今日岂得容易呈身哉?”陈生曰:“老大蛾眉,琵琶哀怨,纵使尊前轻拢慢捻,适足以增天涯沦落之感,岂能醉而成欢耶?”韶曰:“且静听之。”良久而寂。酒罢回船,竟莫知其何故。

独韶迭宕,好事多情。翌日,往究其实。踌蹰之间,了无所见。兴阑体倦,方欲言还。忽奇香馥郁,缥缈而来。韶异之,延伫以候。茶顷,一丽人宫妆艳饰,貌类天仙,二小姬前导,一持黄金吊炉,一抱紫罗绣褥,冉冉登阶。意必贵家宅眷,临赏于此。隐壁后避之。小姬铺褥庭心,丽人席地而坐。顾姬曰:“何得有生人气,无乃昨夕狂客在是乎?”韶惧其搜索,趋